

吃燎麦

□王欣欣(宁夏银川)

一日闲暇,银川的朋友驱车带我领略了一番当地的田园风光。在这座湖城定居后,虽然切身感受到了昼夜温差之大,但当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映入眼帘时,我还是不禁惊讶。

转眼就要进入农历的五月天了,我们家乡的田野已经被热情的熏风织就成一抹金色的绸缎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布谷鸟婉转且有节律的鸣叫声也如期而至,它好像从我的童年穿越而来。布谷鸟学名杜鹃,外婆唤它则更为亲切——谷谷鸟。

儿时没见过大海的我,喜欢走进一望无际的麦田,当微风徐来犹如置身于翻涌的碧浪之中。我和同行的小伙伴们振臂欢呼,好像一群展翅的海鸥。

顿时,眼前浮现出一株株青黄相间、丰腴饱满的麦穗,以无比铿锵的姿态矗立在田间。耳畔也不时回响起那句熟谙的谚语:“椿花开,吃燎麦。”

如今,面包、蛋糕、牛奶、火腿……这些东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,唯有燎麦只能应节才能吃到,才能满足你兴奋的味蕾。

麦穗籽粒饱满,将熟未熟之际,麦秆青里泛着黄,黄里带着青,这时才美味。记得村里学校的后面曾经是一片庄稼地,禁不住诱惑的我们,往往一放学就急不可耐地奔向麦田。薅几尾饱满的麦穗,放在小手里搓几下,然后用嘴吹气,将麦壳吹走,手心里只留下青绿色鼓胀的麦粒,瞬间感觉麦仁味飘进了鼻孔。再将麦粒倒入口中,细细咀嚼,一股清新的麦香便在舌尖上游走开来。但是论味美,还是远远比不上燎麦。

从小我就喜欢粘着父亲,以至于大热天父亲要去麦地看麦子长势,我也嚷嚷着要跟着。父亲拗不过,于是骑车带上了我。回来时,父亲用准备好的镰刀割下一大把麦子,将麦穗头弄整齐,然后又用麦秆将其紧紧捆住。

一进家门,父亲就开始展示他的烧烤技能了。我和弟弟端坐在马扎上,等着小麦烧熟。炉火红彤彤的,小火苗上下跳动着,针尖似的麦芒瞬间化为乌有。一两分钟后,小麦烧熟的香味扑

鼻而来,馋得我和弟弟眼睛发亮,小嘴儿直咽巴。只见父亲将烤熟的麦穗放进簸箕内,用手搓起来,一个个小小的麦仁如同可爱的小精灵般跳了出来。随即父亲又用簸箕簸了几下,待麦壳和麦粒脱离,用嘴再吹几下,就能看到青青黑黑而诱人的麦仁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抓起麦仁就往嘴里塞,弟弟也是,那种香味简直太美了。

而今,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奔忙着,很久没吃到燎麦了。一种久违的味道,一种难解的乡愁,顿时溢满胸间。然而想起童年吃燎麦的场景,即便此刻再品,也远非儿时那么好吃了。当年的甘甜与当年的清香已远逝,美好的时光也如流水一样不再回来,它带走了我亲爱的父亲,也带走了那份曾经独有的味道……



韵致。摄影 精靈

忙而不茫

□李炳森(广西贵港)

“农月无闲人,倾家事南亩”。芒种,追赶着那炎热的麦香,向人们挥挥手走来了。它来得那么舒缓,那么从容不迫。小脚一踏,身子一跃,欲仙子般飘飘然而来,自带迷人的沁香,真叫人艳羡。

有谚语曰:“芒种不种,再种无用。”芒种时节,南方的禾苗更加绿油油了,亦要爆发出种子。北方的小麦也不甘示弱,挺拔出了傲然的一面。不管这一天,下雨或是骄阳似火,人们总会种点什么,即便没有,也会挖一棵瓜苗栽下。

奶奶每年都会到集市上,购置几棵菜苗。到芒种这一天,晨晓时刻,她那瘦小的肩上便扛上碗口粗的锄头,簌簌离开家,仿佛耽误一秒,便会来不及了。小狗摇摇尾巴,低头嗅嗅菜苗,看看地上的蚂蚁,看到奶奶已渐行渐远,小腿一溜烟跑出门,也紧追不舍。

树上的蝉鸣不绝,校园里的书声琅琅。高三的学子在教室里奋笔疾书,笔尖与试卷摩擦出簌

簌的声响。回想起自己当初奋斗的时光,黑板上紧逼的倒计时格外刺眼,堆满试卷的书桌,嘀嗒嘀嗒的钟声,无一不在彰显着紧张的气氛。看着他们青涩的脸庞,像极了当年的自己,如今回想起来,也有一丝怀念。

集市上的小摊贩从凌晨四五点便开始忙活,将菜分类,挑拣,再一捆捆扎好,摆放到摊位前。几道工序下来耗费不少时间,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方收摊,饱经风霜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日日皆如此,苦中作乐,在繁忙的生活中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明日的希望。

看到各行各业努力的人们,我怎会不为之动容呢!继续熬煮岁月的那杯茶,小火中慢慢沸腾,倒入杯盏中烟雾袅袅,端起细细品茗。

芒种,忙而不茫。每一次弯腰,都是为了成长。在低头默默耕耘的日子里,我们都是为了紧攥手中的岁月,活出精彩的人生,也一定能活出精彩的人生。

高考是青春的一棵树

□葛亚夫(安徽蒙城)

拍完毕业照,十二年寒窗苦读就此告别,同学们却打不起精神。

无关别离,只因高考。无论老师如何舌灿莲花,我们仍面如古井。他叹气:传道授业解惑易,解笑难啊!

放下剪刀手,翻过试卷般笨重的身体,这才发现,身后有棵枇杷树!同学们如同发现新大陆,哄抢起来……大家你追我赶,笑逐颜开,无论高考。

老师摇摇头,笑了: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

这次,他没催我们回去备考。待我们闹腾够了,他说:“枇杷秋冬开花,春夏成熟,独备四时之气,这和你们也算惺惺相惜了!枇杷还是一味药,和胃降气、清热解暑,是百果之冠。这也是你们梦寐以求的!高考之路,不也是争冠之程吗?摘吧!图个彩头。”

老师这样一说,我们更闹腾,谁不想折冠呢?

然后,老师提了一个问题:校园里有几棵枇杷树?“学霸”“学渣”难得达成统一战线——摇头。老师说,还有两棵——“学霸”立即抢答:“三棵。”“学渣”一把推过去:“回班做题去!那两棵在哪?”老师故弄玄虚道:“来来来,给你们三粒仙丹!但只能远观不可摘,因为枇杷有主了,是门岗大爷精心护理的。”

那棵枇杷树,就在我们晨读的绿化区!咋就未发现呢?

老师说,这两棵树有啥不同呢?“学霸”从枇杷数量入手,那棵结果少,这棵多,得出园丁的重要性。“学渣”从味道入口,那棵爽口,这棵绵软,得出自然生长之妙。老师问吃意正酣的我?我满口枇杷,含糊其辞,“绝知此事要躬行,我非常赞同上述两种观点。”

老师露出谜之微笑,没说话,带我们去寻找第三棵枇杷树。

这棵藏得真深!在教学楼和院墙之间的陋巷,颇长挺拔,郁郁葱葱,不知有高考。感觉哪不对劲呢?哦!外面两棵树都硕果累累,它却敷衍了事,果实小而少。我们不禁叹口气,大失所望。

老师问:“大家有什么想法?”“学霸”得意洋洋说:“这再次验证我的观点,成长离不开园丁的培育。”“学渣”难得认真一次说:“不成果,也可成材!一棵树,是结果还是成材,不应园丁去决定,而应自己决定。”我舔舔指尖的甜说:“世间安得双全法,不负如来不负卿!”

我们望向老师,时间留给他。就算不总结,也会来碗心灵鸡汤。

老师陷入沉思,莫名其妙说:“我又不是树,你们问树吧。”

多年后,我们相聚,没了“学霸”,没了“学渣”。此时,我们才理解老师的用心。高考是青春的一棵树,或结果,或成材,都是成长。好坏的只是成绩,不是人生。那些阅历都是成长的年轮,青春的甜。

如今,那三棵枇杷树还在,撑着各自的天空。老师仍会带新一届毕业生,依次去看一遍。